



他山之石

□ 张雷

得出这个结论,缘于和几个同学的交谈。

一位同学,生意、家庭都照顾得很好,丈夫也是大学同学,在自己的协助下学以致用,事业卓有成效。而她本人天生丽质,至今看起来仍然青春貌美,孩子的成绩也很优秀。总之在我们看来,她本人和家庭事业金钱之间的关系,堪称完美。

但在几次交谈中,她流露出来的却是无法掩饰的焦虑和茫然。她并不掩饰对自己取得成就的自豪,但是更不能掩饰的是对自己现状的担忧和工作压力带来的痛苦,而这种压力和痛苦具体表现为——失眠。

还有一位同学,几十年商界打拼,也算是练就一身行走江湖举重若轻的独门绝技。生意经营得井井有条,而自身仍保持出淤泥而不染,生钱财却不俗的气质,甚至让人觉得是故意以自己古灵精怪的个性挑战尔虞我诈的商海而乐此不疲。但我的直觉却认为,他看似洒脱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不

我们都不喜欢现在的自己

为人知的自己,然而这个接近真实的他,估计连他自己也觉得陌生了。于是他一次次把自己抛向地北天南,再一次次艰难地回归,回归不久,又很快厌倦,然后再次自我放逐,再回归。

他迷失,是因为清醒;他放逐,是因为回归。他想把自己变成一只风筝,可是找不到放飞的理由和力量。可贵的是,迄今为止,他一直在努力把生存的一面和内心的一面结合得自然一些,而这种艰难的维系,也让他疲惫不堪。具体表现为——经常失眠。

我们中间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希望能成为他们今天的样子,但是他们居然不喜欢现在的自己。他们努力想要摆脱原来一无所有的自己,然而现在琳琅满目的自己却不是他们希望的那样,这成为新的更大的心理障碍。

那么我们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我们不能喜欢自己的童年,因为我们不能活在一个由童话编制的虚幻的世界里,必须尽早地摆脱幼稚,奔向成熟,就像猛兽必须尽快学会猎杀技巧;我们不

喜欢自己的青年,因为那是一个非常迷茫而躁动,身心羸弱而学业又异常繁重的裂变期,就如生命中的暗礁险滩,荒原沼泽,看似刺激,甚至不乏诡异的浪漫,但是危机重重,必须尽快跨越;我们不喜欢自己的成年,那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少、千头万绪都无法回避,心有不甘又身心疲惫,欲望无穷又时不我待,不希望被时代抛弃又看不惯时尚青年的做派,倚老卖老又不具备实力和阅历优势,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左右为难,上下失调;我们肯定更加不喜欢自己的老年,这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必然归宿。

如此一算,答案非常令人沮丧,我们到底喜欢自己什么?

我们喜欢天真幼稚,但是这不能让我们融入现实社会;我们喜欢青春浪漫,但是这不足以产生物质财富;我们喜欢稳重成熟,但这又往往滑向圆滑世故;我们喜欢硕果累累,但是这又往往是一种老之将至的虚言安慰。

由此可见,不只是我们,也不只是现在,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喜欢现在的自己。小时候盼着长大,长大又想回到小时

候。这就是人生的无可奈何。

但是这样莫名其妙地活着也实在说服不了自己,我们总得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吧?

想到作家周国平好像也有过这种寻找与思考,他的结论是——等待。

在等待中生活,在生活中等待。

等待希望,等待明天,等待未知,等待幸福,等待结果,等待死亡。

而等待本身,也在等待那个神秘诱人的等待。

如此一来,我们的人生岂不是除了等待那个必然的归宿就毫无意义?

从人类的一切宗教哲学教义的本体论而言,一切都会因为永恒的灰飞烟灭而毫无意义,而我们,就是要在一个永恒的无意义的一瞬间创造人类自己的有意义。

这个有意义,不仅包括等待和创造幸福,也包括承受痛苦和死亡。因为有痛苦我们能相对感到幸福,因为有死亡我们能相对感受生命。

我们不喜欢现在的自己,但是因为必需的等待,我们也许会比较喜欢明天那个未知的自己。



坊间纪事

给自己建房子

□ 任宏斌

从事建筑行业十多年,眼见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其间所见所闻,没计算好种高的梁柱低了2mm,大家都劝,小事一桩,但他不能原谅自己,向老板提出辞职回家。

老板舍不得他离开,问他是否能帮忙再建一座房子。老瓦匠说可以。但是大家都看得出来,他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活路粗糙。房子建好的时候,老板把钥匙递给他。“这是你的房子,送给你”。

老瓦匠目瞪口呆,满脸羞愧,连连跺脚。他后悔啊,他生气。早知道是在给自己建房子,他绝对不会这样做,住进自己粗制滥造的房子里,他一生都会后悔!

有了师傅这本鲜活的教材,她自然慢工出细活,师傅不仅教给她手艺,也传给了她匠心仁德。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他们漫不经心地“建造”自己的生活。我现在的工地像某大学不远,每天从漂亮的校园经过,常看到年轻学子谈恋爱,尝美食,低头玩手机,宝贵的时光就这样虚度;这样的学子,走向社会的,用心不专,凡事怕吃苦,不肯精益求精,不愿动脑筋,常常懈怠自己,该做的事情都推到明天。等醒悟时,已将自己深深地困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了,动弹不得。

有一位大姐,瓦工,名字记不住了,离工地十多里,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全家三口人,丈夫身患重病,儿子上中学,家里的重担落在她一个人身上,每天两餐就吃一个馒头。长期高强度的劳动加之营养不良,她的容颜苍老了许多,女性的特征在她身上荡然无存,瘦胳膊细腿,宽大的衣服把整个人罩起来,看不到脸上的表情。她的老公长年患病且没有治愈希望,靠透析维持生命,儿子正处叛逆的年龄,不好好学习,常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年轻人胡吃海喝,一个家庭两个不争气的男人,她拼也没办法。

看到她瘦弱的身子和一群中年男人一起,砌砖,抹灰,男人的调皮话多,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只有她不说活,表情凝重,不紧不慢地干活,她是孤单的,但她是坚强的。不好砌砖的墙角,不好抹灰的墙面全归她,算下来,每天砌墙面积是最少的,挣的也少,所以,一些小工就挑三拣四,不愿给她打下手。

真怕她摔倒,累倒。我和包工头商量,能不能给她调整个轻松

的岗位,比如开搅拌机或收发材料,虽然工资低但人轻松。她不愿意,她家情况不容她轻松生活。有天闲暇,她给我讲了她师傅的故事,故事很短,但深深地教育了我。

事实证明,工地上的女人的确不输男人,不管风吹雨淋日晒,不管推车抱砖还是抹灰,吃苦和技术都是值得信赖的,那个时候,每天工资50多元,加班也是家常便饭,如浇注混凝土,都是将水泥石灰等材料运到工地,用350搅拌机搅拌,物料提升机运送,很慢。浇注基础浇筑混凝土时,中间不能停,工人无法休息,有时48小时,有时72小时,连续作战。看着她们疲惫的神情,我能做的就是要求包工头解决好她们的生活,其实,就是一袋方便面,一个馒头,一杯开水。

许多时候,考虑到工人的辛苦,我也会不经意地放松自认为不重要的要求,总是以批评为主,这种随意、宽容的行为往往会造成很不好的后果。

一旦住进自己制造的品位不高的房子里,再后悔就迟了。



心灵小品

相思一株葫芦

□ 严巍

花下站着纺锤般的小葫芦,一身浅毛,像极婴孩。它也确实是个孩子。

三五成群的葫芦娃累累垂垂,在清风晚管中展示着窈窕的身体,向我炫耀丰收。收获葫芦的日子,心情总是清朗,尽管此时暑意正浓。切开葫芦,一股股清新绕屋不绝。清炒、红烧、做汤、做饼,你能够想象出的吃法,都可以用它做原料。当年我崇尚诚实,喜欢把它切成方丁做成汤汤,用这汤佐伴砖头厚的馍馍。也许这种组合让肚子得到最大化的实惠,几块馍几碗汤下肚后,走上百儿八十里路也不觉得饿。

人勤地不懒,庄稼通人性。一株水肥充足的葫芦,结上百儿八十多个果实也未可知。收获太多无法消受,只能挨家挨户地送人。一个夏天,往往馈赠与接受同时存在,别人会送我些红豆、茄子、辣椒、蘑菇,西红柿甚至是鸡蛋什么的。夏天的餐桌丰富啊,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菜蔬清清淡淡地摆上一桌子,清凉人的心情,从容人的定性,哪里像现在,吃喝更丰富,可连睡觉都躁动难安,唯恐早晨起来赶不上太阳。

进了城,寸土寸金的环境,种棵草都要费思付,哪有机会让给葫芦呢?真羡慕有个小院子的人家。我跟我院主千万遍地说:种棵葫芦吧,总比种那些花花草草实惠些。我的提议收获的多是嗤之以鼻。好在次数多了,我也习惯了。

葫芦开花了。整个夏季不缺花朵,但像葫芦这样莹白的花较少。它总是在晨光中肆意地张开,捧着几粒小到不能再小的露珠。从远处看,葫芦架上仿佛停着一只只白蝴蝶。它虽没故意逃避计划生育,但花依然是雄多雌少。雌

故乡方圆百里

□ 徐天宝

这是一个慵懒又枯燥的冬天,从齐国长途奔袭而来的士兵,在城下已经煎熬了二十多天。

久攻不下,旷日持久的战争让人绝望。冬日暖阳下,很多士兵开始想念家乡。清冷的月夜,更年轻的士兵甚至在偷偷地哭泣。夯土版筑的城池竟然如此坚固,守城的士兵也似乎不把亲征的国君放在眼里。督战攻城的齐庄公,被纷飞的羽箭射中大腿,受伤而仓皇后撤。

攻城的部队只好按照齐王的命令,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城下对峙,继续围城叫阵;一部分寻找小路绕城而过,直逼莒国都城……

公元前550年冬天,在我的故乡发生的这一幕,清楚地记载在《左传》中。

这座名动春秋时期的古城,就是莒国的且于城。

且于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今天的人们无法完全还原冷兵器时代的战况,但是存于史书的记载,足见其在当时的轰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保卫自己家园的莒国守城士兵成为当时的“网红”。

车辚辚,马萧萧。当时的山东半岛境内,莒国与齐国、鲁国三分天下,存国近600年。其后亡于楚,并于齐,归于秦。所以,史书称“莒虽小国,东夷之雄者也”。

沿着河流的走向,远征的齐国军队想象自己可以势如破竹,迅速攻下莒国都城。想不到在莒国境内的第一座城池就遇到了顽强的阻击。莒国军队阵地的优势,让刚刚在山西晋国境内打了胜仗的齐国军队一脸懵懵,让亲征的齐王恼羞成怒。

烽烟散尽话沧桑,且于古城在哪里?在今天山东省日照市莒县青峰岭水库上游,杨家庄村西的农田里,一座东西约800米,南北约1000米的春秋古城遗址淹没于厚厚的黄土下。

田野里随处可见的周代绳纹陶片、陶罐、箭镞、砖瓦等文物,出土的部分三棱铜镞,似乎在诉说着历史深处的风云。考古专家认为这里“就是莒国的且于城”。

在遗址西侧,有一条并不宽广的低洼地带,村民称之为“古路沟”,据说这是一条古代的驿路。遗址南侧,村民称之为“城墙地”,曾有千年留存下来的残墙断垣。

作为莒国的最北要塞,且于城是齐国军队越过齐长城,翻过穆陵关后,进入莒国境内进攻的第一座城邑。按照周朝的城邑建制,各王国道路宽度,城隅高度、城门数量等,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不得僭越。“王城方九里,七里,侯五里。”莒为子国,其城与邑略小于齐、楚、晋等春秋大国规格。而接下来的故事,似乎更有戏剧性。

偷袭莒国都城的军队,在半路与迎击的莒国军队相遇。莒国国君先礼后兵,送给他们宰好的牛羊,甚至御寒的棉衣,请求他们撤军。自负的齐国军队却不肯,执意决

战。于是,莒国国君犁比公亲自击鼓,攻击齐军。齐军大败,齐军统帅杞梁阵亡。

一再败绩的齐王迁怒杞梁,不肯予以厚葬。于是,杞梁夫人全身缢索,跪在王宫门前长哭十日。此时,远在三百里外的莒国宫墙,不知何故,竟然突然崩塌。后来,人们出于对秦始皇暴政的憎恨,把故事附会到了三百年之后。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的孟姜女哭长城,即由这段历史演义而成。

西起济南平阴黄河边的齐长城,一路逶迤向东,在绵延几百里的群山上,到青岛胶南的大珠山入海。在今天的且于城遗址以北的莒县、沂水、诸城山脊上,齐长城巍峨雄风仍在,见证着当年齐国与鲁国的分界线。

且于城的位置,正处在沭河干流和几条支流交汇的地方。河流汇集的冲积平原,土壤肥沃,交通方便,八方辐辏,在崇山峻岭的泰山系,已经是难得的平坦之地。向东是横亘的棋山诸峰,向西是连绵的丘陵,天然的屏障拱卫着这片富庶之地。

且于城遗址向东10里远的棋山,有建于唐代的净土寺,还有寄托了无数传说的仙人洞。然而,无论是祈求人间净土,还是修仙问道,都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千百年来,战争的灾祸依然频频光顾这片土地。

且于之战2481年后,抗日战争的烽火在中华大地点燃,沂蒙山区腹地的这片土地同样经历着战火的洗礼。

1943年7月,在且于城遗址不远的纪家坪村,共产党领导的莒沂边县的县政府就在这里成立,守护家园的抗战烽火熊熊燃烧,直到迎来最后的胜利。

据地方志记载,在1944年召开的莒沂边县全县动员参军大会上,县长林彻亲自动员:现在莒沂边县解放区面临日伪军扫荡的危险,为保国、保家、保卫解放区,解放区的青壮年要踊跃参加八路军,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贡献。

“鬼子来扫荡,我们誓不变节投降。如投降变节,就和这鸡一样!”纪家坪村的负责人在大会上发言并杀鸡盟誓,一刀将鸡头砍下。当场就有15名青年上台报名。会后,仅棋山区就有199名青壮年报名参加参军,县长和抗联主任亲自抬轿欢送新兵。

故乡方圆百里,千年人文光照。

20世纪50年代,在且于城遗址沿河而下30里处,渴望风调雨顺的人们修建了青峰岭水库,灌溉、发电、养殖、饮用,水库蓄水惠及周边及下游百万群众,人们把这万顷碧波称为“青龙湖”“如意湖”。

今天,曾经旌旗猎猎、杀声阵阵的古战场,变成了“山水林田湖草”综合发展示范区。这片方圆400多平方公里,20多万人生活的热土,正在书写着创造着属于他们的新时代传奇。

东廉访使、翰林学士等高权重位诏他人朝,都因不愿与狼为伍,拒绝出仕。正如他在《南昌·西番经》中所说:“屈指归来后,山中八九年,七见征书下日边。”

但遇到社稷危难,百姓倒悬的时候,张养浩却欣然受命,毫不迟疑。史称,从泰定帝泰定二年至致和元年(公元1325年至1328年)的4年之中,北方少雨,干旱成灾。文宗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干旱灾害更是遍及整个北方,以陕西灾情尤为深重。其时全国共有数百万人口,仅陕西一地灾民就达120万人。满朝文武无人无心也无力前往救灾,束手无策的文宗下诏拜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统领救灾工作。此时的张养浩已届花甲,还有八旬老母在堂,但他义无反顾,“既闻命,即散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在奔赴灾区的路上,张养浩“路逢饿殍须



同心译读

宽恕

□ (美)汤姆·法尔 孟心怡 译

加文在他口袋里的硬币间摸索一番,抓到了最大的一枚。那是一枚闪亮的25分硬币,印着年份1997。他把它拿给面前的男人。

“正面,我杀了你。”他说,“反面,我给你个机会逃命。”

男人颤抖了,“事情不一定要这样的。”

“闭嘴!”加文用枪柄打了男人的右侧太阳穴,把他砸晕了。

他把枪放到身后的桌子上,全神贯注地扔起硬币。硬币被抛到空中,然后掉在地上。他弯下腰凑近看,只见乔治·华盛顿的肖像与他对视着。

加文满意地咧嘴一笑。他拿起枪,对准男人的头,手指扣在扳机上。“结束了。”他说。

“别那么做。”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因为坐在椅子上的这个男人,她已经长眠地下。

加文转过身来,她一身白衣,黑色卷发披散在肩头的样子映入他的眼帘。她微笑着,这笑容加文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

“你怎么在这儿?”他说着,举着枪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

她脚步轻盈地走近他。“我要阻止你犯一个糟糕的错误。”她的手抚摸着他的脸颊,像他记忆中一样温柔。

“他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了。”他说,“他罪有应得。”

“不。”她说,“你不应该作这样的决定。”

“为什么?”他从她手中挣脱出来,“为什么我不应该杀他?”

“因为他可以悔改。”

加文的手颤抖着,“不,他从来没有努

力过,你凭什么这么说?”

她看着男人,慈爱地笑着。“我能看到他黑暗表层下的潜力。”

加文举起了枪,抵在男人的额头上。“即使他对你做过那些事?”

她扶着枪,把枪口推了下去。“我之前没能看到。”她皱了皱眉,“要是我看到了该多好。”她清脆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后悔。

“就凭这些?我就应该让他犯过那些错事还逍遥法外吗?”

“相信我,加文。他无时无刻不想着能从头来过。”

“但就是他造成的!”加文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你之前那么难过,都是他逼的。”

“他会用下半生努力弥补的。”

“他永远不能弥补!”他又举起枪,枪管塞进男人的嘴里。“他逼得你自杀了,我要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女人靠近了他,直视着他的双眼。“他终归是你的父亲,他身上仍有善的一面。”

加文再也忍不住眼泪。“那如果我看不到那些善呢?”

加文闭上眼睛让眼泪流光,任凭手中的枪滑落。当他再次睁开眼时,女人不见了。

“妈妈?”他说。

那个男人在他面前呻吟着。“我很抱歉,儿子,我也希望她能回来。”他的父亲正在哭泣。加文看着他父亲的身体因深深地啜泣而颤抖着。他从没见过这个男人这样心碎。“开枪吧,”他的父亲说,“我该死。”

加文瞥见了地板上的硬币,他捡起硬币放进自己的口袋。“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实该死。”他说,“但是妈妈希望你能改好。”他走到椅子后面给父亲松绑:“她也会希望我能成为更好的人。”